

爱

情

角

任痛苦 似雨水

淋透小树每一寸的思虑

发洩的叶芽 叶露

排遣的须根伸延

克制的枝干 不再生长

被遗忘在雨后

醒来 依然焦灼

殷敦煌·著

黄蜂交配 快感

随即 长眠树下

暴雨过后

玫瑰复又开放

一夜间 结出欢乐之果

树干 走上大路

不再痛苦

——题记



爱情角

殷敦煌 著

学林出版社

(沪)新登字第 113 号

责任编辑:徐智明

封面设计:山 木

爱情角

殷敦煌 著

学林出版社 出版

上海文庙路 120 号

总发行所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 插页 4 字数 233,000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7-80616-037-X/I·18

定价:10.00 元

目 录

MULU

第一章

- 一、他要吻我就让他
吻，他要骂我就随
他骂 1
- 二、她是那么真心地正
在爱着他。 8
- 三、一个赤身裸体的姑
娘竟然昂着头，从
他面前跑过 16
- 四、“妈的！我的老师，
明明知道我们俩
好，居然当了可耻
的‘第三者’！……”
..... 26
- 五、打红了眼的学生哪
里听他的话，他们
依然抱着，打着，拿
出了在形体课上学
会的武林功夫。 ... 34

第二章

- 六、那时他们像轻风吹
拂树叶那般在相恋
着。 47
- 七、他喊出了声：“羞耻
啊！羞耻！” 56
- 八、“安老师，我简直要

拥抱你！真的！” … 62

第三章

九、“你像一块灼人的
烙铁，应该把你扔
进冷水里……” …… 73

十、史一明用她那燃烧
的菱角般的红唇，
在安波那倔强的嘴
唇上轻轻地吻了吻
…………… 78

十一、“你的同学说你，
莫不是怀孕了？”
…………… 89

十二、他即使打了他耳
光，也不能解气。
…………… 94

十三、“有钱的人都说
没钱，没钱的人
倒说有钱……”
…………… 101

第四章

十四、“我还是要讲真
话：我是爱她
的。” …… 111

十五、“那么，我们恋爱
一场，如何？”

…………… 118

十六、事不过三。临考
前，班里又出了
一件意想不到的
事。 …… 124

十七、“我挚爱戏剧，我
做梦也想成为第
一流的演员。”
…………… 136

第五章

十八、他甚至觉得她比
，有学问的伊娜还
美 …… 148

十九、“这既是一种事
实便有原因，既
有因便有果。”
…………… 160

二十、安波头一次这样
接触她的热身
子，心不由忐忑
直跳，…………… 168

第六章

二一、亲爱的安老师
……现在我们的
爱情应该得到解
放了 …… 176

- 二二、我的感情又一次
受到沉沉的一击。
..... 183
- 二三、让我们钻进树
林到天亮再回
家,好吗? 188
- 二四、我的皮肤很惹山
风,但愿见了面
别骂我是“黑鬼”。
..... 192
- 二五、我要像仙人掌那
样,不怕风吹雨
打,百折不挠地
去达到自己的目
的。 196

第七章

- 二六、当然,他并不知
道背景是复杂的。
..... 208
- 二七、在他那挂着笑的
嘴角上,竟摸到
几滴泪水。 212
- 二八、这在中国人的生
活习惯中,事情
便开始了另外一
种解释 223
- 二九、“我为什么没去

亲吻你那黑厚的
嘴唇?” 237

第八章

- 三十、“我是你的女朋
友,我们从来没
说过‘拉倒’呀!”
..... 243
- 三一、历史在做以前没
完成的事。 249
- 三二、“如果我是一条
河,我必定要去
追赶长江的浪
头。” 256

第九章

- 三三、“爱一个人就是
希望他幸福。”
..... 262
- 三四、伊娜笑咧咧地说
了句:“那我也欢
迎你留下!” 269
- 三五、“直到四年前,我
的爱情才有了转
嫁.....” 275

第十章

- 三六、“把公孙这个男

性改为女性，这 就看不懂啦！”	283
三七、这出戏宣传美就 是智慧的哲理	288
三八、“我可以用刀剖 开我的胸膛……”	292

第十一章

三九、“我的婚姻并不 理想。”	301
四十、还有一句俗话： “女大三，抱金砖。”	305
四一、“人的品质最恶	

劣的一招，莫非 就是欺骗！”	313
四二、“老实说，我有钱， 讨个女人还不方 便！”	318

第十二章

四三、她出自对安波的 报复，听之任之 了。	323
四四、“你真的嫁给他 ……我现在就跳 楼给你看！”	328
四五、“幸福呀！真有点 小人得志的感觉 呀！”	336

后记	345
----------	-----

第 一 章

一、他要吻我就让他吻，他要骂我就随他骂……

九〇年代的第一个九月，在那美丽的校园里，“秋老虎”正施展着它那威力。墨绿如同打翻在湿透的水彩纸上的颜色，一下便把校园尽染了。炎热的阳光晒得球场热气蒸人，晒得排练厅后面的小河也变浅变窄了，连同小树林旁的石凳和长条椅也宛若刚从烘箱拿出来的，到傍晚也没有减退它的余热。

暮色漫漫。秦娅匆匆地在学生食堂里吃罢饭，洗罢澡，洗罢衣服，没有跟同学去散步，却换上一身淡紫的闪着丝光的连衣裙，迈着有点慌乱步子，穿过小树林，去教师宿舍。

暮色更浓，月亮还没有出来，坐落在小河边教师宿舍小楼黑影憧憧，如同一头静卧的乳牛，静悄悄的，只有乍起的晚风吹拂着河边的南天竹和剪秋罗，发出沙沙的响。还有两只鸟“呵哈哈”、“呵哈哈”地发出几声怪叫，飞进了小树林，她有点毛骨悚然，她不禁下意识地双手抱紧双臂，那又圆又大的双眼怔怔地望着小树林和旁边亮着几盏灯火的小楼，仿佛笼罩在蓝色的梦幻里。

她的心一下变得紧张起来，呼吸仿佛也加剧了。安老师的

单人宿舍就在进楼的第一间，他窗口的灯有点蓝莹莹的，他什么都显得有点儿特别，但在他却并不以为然。他总是那么乐呵呵地一笑，朗朗地说：“为什么灯只能用白光和黄光呢！上帝规定的吗？”这会儿，他突然微锁着那比一般三十多岁的人要深得多的智慧纹在写教案，或者——

她的圆大的双眼霍地一亮。

“——或者，他正在灯下看我们交上去的暑假观察生活体会，或者他正看到我写的那一篇，不，那一段：‘安老师，我亲爱的！在我的体会临近结尾的时候，请原谅我对您抑制不住的感情的流露，我感到脸儿在发烧，心儿在猛烈地跳动，难道我配这样称呼您吗？但您并不能懂得自从你担任了我的表演辅导老师之后，我在舞台上找到了从拘谨到全然松弛的秘密，我的情绪能那样迅速地真实地‘跳进’、‘跳出’，我的表演力度好像加了弹跳板似的几倍地增长……全是您给了我创作的活力！真的！真的！只有用一个‘爱’字才能表达我的一个女性的纯洁的真情，如果您能够接受的话……”

她想到自己挖空心思，用那颤瑟瑟的钢笔，写完这段话的时候，既感到紧张，又觉得满意。次日，她带着满脸的微笑，亲自交到安老师手里，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反馈。清晨她在绿茸茸的草地上练功。他咬着一只从食堂里买来的油饼，从她身边匆匆而过，只是俏皮地说了句：“嗯，懒丫头，卖力地练吧，别让手臂长得小腿粗！”他的双眉是微锁着的看不出有更多的表露。中午，她在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的篮球场上又看见了他，他只穿着蓝背心、白短裤和另外两个青年教师，跟她班上的男生在打球呢！他，一米七三的身子，身材匀称，目光深邃而火辣，嘴角微微地咧着，显得有点幽默风趣。如果不是过深的抬

头纹，真显不出他的年纪。

她在篮球场旁跟女同学勾肩搭背，不时也跟着起哄：“男生队，加油！”“加油！”而她的目光却不时从那不停滚动着的球转向安老师。

他呢？压根儿没有看到她，只专注在那只桔色发亮的球上，这使她有点儿扫兴。

她当时头脑里就闪过晚上找他的念头。只有在夜晚，与他单独相处时，她才可能得到他那真实的感情。

对此，她也曾想过，他虽然是位三十多岁的青年教师，但毕竟是老师，能那样对学生流露自己的“那种”感情吗？而且校规就写着学生不得在校园和公开场合谈恋爱，非校园呢？非公开场合呢？谈恋爱的同学大有人在，只要不越轨，谁也不来干涉你；然而，师生之间那可有点“犯忌”，老师果真对你有“那种”感情也一定只能在背后，在为人不知的地方，或许说只能暂存在心里，等到毕业后，谁也管不着你的。

而她目下呢，也只想安老师了解自己对他的“好感”。

可是，安老师平时虽然嘻嘻哈哈的，总跟同学们打成一片，但当他上讲台时，或者在排演场上，他的那双目光便会显得严峻起来，眉宇间两道“=”型的智慧纹便会拧成块疙瘩。他还训人，发脾气，当你迟到了一分钟，或者在课堂上对着窗外的小鸟发呆的时候，他那风趣的语言便会变成让人难受的挖苦，什么“我的手表快了！对不起，贵同学，以后你可以到钟表店去替顾客拨准时针！也许能治你这毛病！”或者说什么：“是呀！我的讲课太乏味儿，明天我就辞职！”

哦，假如安老师被我的那一段“白纸上烙下的黑字”惹火了呢？他只当我是二十五岁的小妹妹，多情善感，乱施感情，或

者，他是那种“一本正经”的长者，过几天，说不定会找我去谈话：“贵同学，您这段话比斯宾诺莎的哲学还要深奥呢！给我解释解释吧！”或者，他的脸红了，眼里放射出羞涩带泪的目光？……

这样，她一定要找他一次，……他要吻我就让他吻，他要骂我就随他骂，她噙着嘴，微歪着头，拢了拢散乱在肩后的乌发。

她毅然向那幢小楼迈出了步子，既沉缓，又焦虑，既疑惑，又欢悦，如果那样……那作为我，平时的性格，同学们都说我多情善感，那就不能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吗？这也许能让自己从难堪的困境中解脱呢！她想。尴尬的唇边竟露出一丝笑意。

她又一次拢了拢长发，小心翼翼地走近小楼前阳台旁的台阶，忽然，从树丛后面走过来一个人影，初升的圆月把他的身影拖得很长很长，在朦胧的晚色里，她一下就看清了，那是邵杰，还没有来得及叫他，他已一把拽住了她的手臂。

邵杰是个“硬派小生”，班里同学喜欢开玩笑地“赞誉”他“长着阿甲克司般魁梧健美的体格，卡拉卡拉大帝式锐利的目光”，班里同学都知道他跟秦娅的关系最好。打个比方说吧：他像她的影子那样盯着她，上课一同进教室，下课一起去小卖部买点心吃，早餐、午餐、晚餐当然总在一起喽，饭菜票从来就没有分开过。虽说以前因恋爱而怀孕的学生受过开除的处理，但只要不越过这界线嘛！邵杰不止一次地对秦娅说：“那我俩就来个好友加兄妹，下一步的事别来不及干！可我干吗要盯得你这么紧呢？但我决不是大树下的狐狸，怕你的肉给乌鸦叼走！我们是大学高年级生，再过一学期就要毕业了，我能让你毕业时勾着别人的臂膀走出校门吗？”

秦娅虽比邵杰小两岁，但处世显得比他成熟、老练，她虽在表面上与邵杰相处着，她骨子里却在掂量：我们相配吗？越是时间久了，她便越加多的发现邵杰身上的缺点：心胸狭窄啦，意气用事啦，学习上凭小聪明啦，尽管条件很好，但也许将来也成不了大演员的。

不过，她很欣赏他有个有权的堂兄，市内一家大企业的经理，通过这个关系，她曾当了由该单位赞助的一部电视剧的女主角。她由衷地感激邵杰。她特地请他到白房子咖啡厅喝咖啡，但她没想到邵杰死紧地拽住她的手，双目像两柄燃烧的短剑，让她同意成为他的妻子，毕业后就结婚。她的手被捏得格格响。“哦，好疼……”她疼得流出了泪。这时，她全然明白了，她为什么迟迟地没有迅速地发展“那种”关系，哦，他的性格太粗鲁，近乎暴戾。

“哦，你把我手臂抓得好疼，像脱臼了……”秦娅站在黑暗中，不满地瞪了邵杰一眼，那眼白似玻璃瓶上的闪光。

“小娘儿，你的臂膀是芦柴杆扎的？”邵杰张嘴一笑，雪白的牙闪闪发亮。“打——是疼，骂——是爱嘛！”他戏谑地说完这句话，那双锐利的目光渐渐黯然失色。

“小娘儿，我倒问你，我到底哪儿待你不好，你干嘛要折磨我？你就像在我胸膛里放的一条毒蛇，整天在咬我的心！”

“你轻点声，你是存心嚷给老师们听呀！”她压着嗓门说，一手拖着他的手臂，快步地来到了树荫浓重的小河边。

邵杰重重地甩开她的手，目光逼视着她，问道：“你是来找安老师的？”

“——我又怎么样？不找又怎么样？你管得着吗？”

“好呀！你用这种口气对我说话！以前还不曾有过！”

“……”

“秦，我最亲爱的！这几天我痛苦得不得了！我发现你总避开我！你对我变心了！是不是这样？你说！说！”

“你干嘛拿这种目光看着我？像要吃掉我似的！我欠你什么呀！”

“好呀！好！以前你从来不曾这样对我说话……以前，你对我说话总像是吃了喜团，脸乐得似开花般的，你的双眼就像月亮那样，多么明媚，多么动人，说起话来就像这小河的水汨汨地，那多欢快，没完没了，可请你告诉我，我什么时候得罪过你了……”

“唔，以后嘛，像这么对我说话，我还要听听……”

“唉唉！”邵杰用拳头在树干上擂着，“我的太阳，我的月亮，我的美丽的公主，你让我怎么称呼你，都行！可是最近……我直说吧，凡是安老师来上课，你一早就要化妆，就像你现在这样，红绸布带扎头发，弯弯的细眉，浅浅的口红，你这是干什么呀！”他把拳头在树干上擂出了血，痛苦地拧着眉头，目光重新变得犀利起来。

秦娅的目光也变得毫不示弱，冷冷地说：“我化妆不化妆，你管得着嘛！”

邵杰原想发作，但她的目光一下使他有点发憊，他了解她性格热情、开放，但是个吃软不吃硬的女子，他一下很恨自己的性子为什么就那么硬邦邦呢？他刹时想起自己在高中毕业后跟街道里那帮哥儿们闲逛了一年，后来又做小生意，那种出言不逊，骂骂咧咧的恶习，就像沾在衬衫布上的墨水渍，三年了，也没洗干净。而且还因自己考取了艺术大学，将来会成为“明星”而越加变得自命不凡。

秦娅那冷得不能再冷的目光宛若冰霜，一时使他清醒了不少，他马上似绵羊般，强忍地垂下了头，喃喃地说道：

“秦，就算我想得太多，总好了吧！我不该这么想你，我知道你在心底还有我……我们在傍晚，在清晨，在这条小河边蹒跚过多少回呵……在这儿背英文，钓鱼，你不小心摔进河里还是我拉你上来的咧！……秦，我的秦秦，我曾经对你许过愿，我要让你成功，我还会让我的堂兄帮忙，让他想点办法，让他熟悉的企业家帮忙，电视剧、资料片、广告，就可以不停地拍下去……”

“你别吹了！”秦娅扭过头来打断他的话，“最近学校里不是宣布了嘛！表三、表四要排片断和大戏，没有特殊情况，不经班主任批准，谁也别想走！对你实说吧，外面有个电视翻译片，有二十集哪，顾时老师介绍我去，让我抽空去配音……”她耸耸肩膀，摊摊手，“可是安老师怎么说？不熟的青果子是涩嘴的，你们是明星预备队，要当明星嘛，得忍一忍，不只是一年半载么？”

“我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知道你就想当明星！所以就想讨老师的好，让他平时多照顾点儿，多教你点本事，让他为你打个高分，将来进大剧院多讲点好话！对不？”

秦娅一怔，看着他，半晌，又说：“不，不对！”

“不对？”邵杰瞥了她一眼，继续说道：“其实，安老师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安老师只比我们早个五、六届毕业的！他什么时候才入校的？嘿，他的底牌我一清二楚！毕业后，人家剧团都不要他，人长得小样儿！只能留校。他当明星哪能可以跟我比呢！”

“你，邵杰！据我了解，他在大学读书时外号叫‘英俊小

生’！情况并不像你说的！你这样议论老师，不怕他知道吗？”

听了这话，邵杰陡起怨愤：“你这是什么话！难道你会打小报告？我看班里不少同学都有点儿怕他，可我——”他一拍胸脯，继续道：“他是狼还是虎？非吃了我不成？你别看他排起戏来，什么史坦尼的体验艺术，什么梅兰芳的写意艺术，什么格罗托夫斯基贫困戏剧，我看他的牛皮吹不过顾时老师；再说，别看他能说会道的，没准是个莫里哀笔下的伪君子呢！”

“哦，你对安老师是这种评价……”秦娅惊愕地看着他。

“那么，你呢？”邵杰直视着她。

“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秦娅把长发往肩后一甩，扭过头，就向教师宿舍楼大步而去。

邵杰太阳穴上的青筋“卜卜”直跳，他想上前一把抓住她，但他的手刚举起又重重地垂下了。他咬着牙，暗忖道：“我拽住她的人，能拽住她的心吗？”他的双拳在裤缝旁松开了，而他那双微凹在眉骨下的眼珠，便像青蛙生气时那样凸出来。

二、她是那么真心地正在爱着他。

安老师居住的十几平方米的斗室，被他的未入学的小女儿弄得杂乱不堪。除了爸爸的一张写字台，上面堆满了关于文学、艺术方面的许多书籍和他的教案，以及学生的书面作业，他自己动手做了个三角板拉罩，女儿无法去翻，其他的地方都是她的“游戏场”，方凳四脚朝天是“轮船”，椅子翻倒接在后面便成了“火车车厢”，布娃娃坐在痰盂上当司机，她骑在竹椅上吼着，手里扬着鸡毛掸帚，算作骑着马儿与火车赛跑。女儿莉莉无疑有当表演教员爸爸具备丰富想象力的遗传因子，如果

她再长十几年，东方天际定然又升起了一颗璀璨的明星。

秦娅是来找安老师的，见此情景不仅惊诧不已。这就是年轻有为、才华横溢的安老师的居室吗？难道他在课堂上那么多新颖别致、独具匠心的游戏教学法、哑剧面具训练法都诞生在这儿，她顿时感到面热，为自己是这屋主人的学生而感到害臊、寒碜。

“你爸爸呢？”她问小女孩。

“到史老师家去了。喏，那间屋，从那儿上去近。”莉莉骑在竹椅上用鸡毛掸帚指点着，大声地说。

“好，谢谢你，小朋友。”

“这有啥好谢的，别来这套！”她转过脸又在“驾驾”地“策马奔驰”。

这句大人话让秦娅好不舒服，让她陡然间想起这话的口吻是女儿跟爸爸学的。不知怎的，她觉得脸上变得热烫起来，她打算以后他女儿在的时候决不来找他。她逃脱似地离开了这间小屋。

在走出这幢教师宿舍楼的路上，她自然地想到学生中有些传闻，原来都是真的。原来这一切都证实了顾时老师对她所谈的详情细节都是确实的。她面前突然闪现出脸色黎黑、戴副眼镜对她总是笑眯眯的顾时老师的脸来，他对她说：“安老师在两年前就与伊娜老师离婚了。自然是伊老师提出的，这足以说明安老师的无能！可有什么办法呢？她独自一人去美国，法院判决时，还把女儿留给了安老师！他要自讨苦吃嘛！原先小女儿是由安老师的母亲相帮抚养的，但由于后来他母亲患上了腰子病，他把女儿又带回身边，当代孝子呀！我真想去庙里替他烧香保他岁岁平安哪！边教学怎么边带小孩呢？这又是

他的一大特别！哈哈。”

她开始不相信，现在眼见为实了。

夜幕全然降临了。教师宿舍楼外的树木和草坪已全然看不清轮廓，在云天淡月下，一切都成了黑魆魆的剪影。只有远处的教学大楼和学生宿舍楼灯光闪闪，如同落下的一片星辰。秦娅一面走着，头脑里怎么也排除不开安老师那张瘦长的脸。在她的记忆里，三年前她刚考入大学时，他的脸总是乐呵呵的，并不像现在这样显得严峻，他喜欢讲笑话，而决不是冷面幽默。

那时，她总看见他的爱人——伊娜老师，和他一起从食堂里打了饭，穿过校园的草坪路去宿舍里吃饭。她披着长长的头发，穿一套雪白的时装裙，在阳光下眩人眼目，轻风吹起她那蝙蝠袖和长长的裙带，学生们都回头顾盼她那圆圆的苹果脸和京剧演员似的丹凤眼，说她长得美。她戏剧表演本科毕业，为啥不去剧团当专业演员呢？后来，顾时老师托托眼镜又告诉她：“原来伊老师有志艺术教育事业，因为她父亲是中国有数的几位史坦尼表演体系的专家，在‘文革’中被斗，一命呜呼哀哉！临死前父亲希望女儿能继承父业，所以伊娜在毕业后出乎众人意料之外，要求留校。安老师的事业心可谓重于泰山乎，两人自然珠联璧合结成伉俪。安老师指点戏苑可谓锋芒毕露，校方指名道姓让他留校，此小子出口狂言：要为建树中国表演体系作出贡献，而伊娜是为重振史坦尼！哈哈，这可谓一棵树上的两根枝，各人都有自己的嫁接。两人互相磋商，互相激励，恩爱一场。几年飞快过去，尽管他俩工作努力，抱负惊天地泣鬼神矣，可在堂堂的贵校，仅戏剧系的黑牌上，开表演课老师的牌子中，像我等比她早进校的青年教员都安排不过来，她